

众
声
喧
哗



上海文艺
出版社

王安忆

众
声
喧
哗

王安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声喧哗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321-4715-1

I. ①众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2468 号

责任编辑 郑 理
特约策划 杜 晗
装帧设计 聂永真

众声喧哗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00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15-1/I · 3677

定价 23.00 元

目录

001

众声喧哗

111

爱套娃一样爱你

125

释梦

139

林廬

153

恋人絮语

167

闪灵

181

游戏棒

众声喧哗

—

午后二三点时分的光线，令人想起过去的日子。太阳经过路南老公寓的山墙折射，收集了一些颗粒状的影，那是外层涂壁上的拉毛所形成的。过去的日光都是这样，毛茸茸的，有一种弹性。那时候，对面没有层峦叠嶂的高楼，天际线低矮而且平缓，路却是狭窄的，不像现在开拓得宽和直，所以就也会有开阔的错觉。汽车从街心开过去，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声听起来很远，比无声反显得静谧，这静谧也是过去的。静谧中的闲散与慵懒，又有些气闷，让人恍然，就不仅是过去的，似乎还是将来未来的，无论世道如何千变

万化，都是沉底，要说这城市有丝毫的悠古心，就是它了。

这时分有一种魅惑，它让人觉着漫长，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去，每当来临之前，甚至打怵。可是，等到日头在马路的西边下去，街面上的光里颗粒状的影调流走了，变得平坦淡薄，却似乎更亮了，此时此刻又觉着，时间简直转瞬即逝，一个世代都过去了。这世界上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啊！可不是吗？眼前的景物早已经旧换新，新的再换更新，旧的更旧。路南的拉毛外墙的老公寓，变得十分矮小灰暗，更加衬托出新建筑的光鲜，光鲜里其实是瘠薄，来不及养育出植被。老公寓的砖缝里都嵌满了垢，这垢就是膏腴，所以就丰饶啊，生长得出庄稼来。再是丰饶，仅有这么一点点，哪里抵得住排山倒海的新气象！在午后一两个钟点里，永恒与短暂，不变和变化就这么交替更迭，将时间的概念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。说起来，还是光线作祟，它干扰着视觉的同时也影响着认知。

身处这一个时间的局部里，确实有空旷无际的感觉。欧伯伯靠在尼龙躺椅上，看着门前的马路，心里积郁着一些愁和烦，这真是比一生一世还要长，一生一世都要过去了，这一时却捱不过去！欧伯伯所在的地方是他的小店，店面浅得很，只是一条边，门打开，

放一张折叠躺椅，就不能动了。门的右侧是柜台，一步宽，柜台后面，依墙打了几层木架子放东西，中间可供一个人走动。门背后，也就是左侧，只有半步地方，就放了饮水器，旧报纸，挂衣服的立架，扫帚拖把铅桶一些杂物。铺面是从原先的汽车间隔出来的，沿街这一排的底层都是汽车间，所以，门里的地坪是要低下去两级台阶，窗户是气窗，离地面很近，装着铁栅栏或者铁纱窗。现在，因为是临街，就都破墙开店。有的是户主自己做，有的是出租给外人。店是开着了，但生意一直很平淡，因为是在商业街的末梢，购买的热潮到这里就已经平息，人行道上又设了一条防护栏，妨碍对马路的人直接走上街沿，削减了人流。所以，这些店时开时关，不停地更换业主和经营，一会儿拖鞋店，一会儿毛巾店，一会儿又是旅游装备，一会儿再是镜框店，无法造就稳定的客群，只能做些零打碎敲的买卖。惟有欧伯伯的店，至少在二三年里，保持着专项业务，就是纽扣。

欧伯伯的纽扣店是自己家的房子。除去汽车间，本来还有二楼的朝南带阳台的大间以及二三楼之间的朝北亭子间。这样分散的居住状况不知来自何种渊源，反正，邻人们也多是东一间，西一间，上一间，下一间，极少有保持原先建筑设计中的完整单元。如此一

来，厨房与厕所也就都是共享，一幢洋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。但从另一方面看呢，也形成大家庭，或者说公社式的温暖互助的生活方式。欧伯伯从结婚时就住进这里，称得上老房客。那是内战最激烈的时候，欧伯伯在印刷厂排字间学徒出师，家乡宁波的娃娃亲，由亲家母带着来到上海，让他迎娶。亲家母从裤腰带里摸出两条小黄鱼，算作嫁妆。拿着小黄鱼去顶房子，就顶下这么十三不靠的几间。也是占了战乱的便宜，钞票不值钱，黄金为大。再有了，人们都在往外面跑，去台湾，去香港，去乡下。那时节，这里是偏僻地带，想不到后来成了高尚区。

家中有大人，新人房间自然是做在亭子间；二楼大间理应为岳母的居室，也作客堂和饭间用，小孩子生下来呢，一律跟阿娘睡；汽车间一半放杂物，一半支一架大床，给宁波来的亲戚住。最先住的是小舅子，读完书分在杨树浦厂里做技工，搬出去了。这就来了一对姐妹，年纪和小夫妻差不多，却要长一个辈分，就称她们二娘娘和三娘娘。等到小孩子也都跟着称“娘娘”的时候，辈分就又不计了。三娘娘很快嫁人了，对方也是同乡人，在布店做职员。所以更可能是早就定的亲，此时上来成婚，二娘娘则是娘家送亲的。这一送就没再回去，也没结婚，一径住了下去。

其时，岳母年纪大了，小孩子也增添到四个，除了最小的，三个一并移至汽车间里，跟二娘娘睡。

到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岳母去世，欧家夫妇升级到大房间；亭子间给二娘娘带老三睡，老三是女儿，十三四岁的年龄，与兄弟混杂已经不方便；三个男孩就住汽车间。不久，高中毕业的老大分到船厂，住大宿舍，周三厂休才回来睡一晚，有时，一晚也不睡，当日返回厂区所在的复兴岛去了。隔年老二初中毕业，下乡插队落户。这是家中人口最清简的几年，汽车间里实际只住阿四头一个人，其余地方就摆了吃饭桌，省得厨房和二楼之间，锅碗瓢盆端上端下，因为厨房是在底下公用面积里。汽车间的杂物大半清理归置，成了一个颇为正式的房间。这样的布局大约维持了四五年，之后又逐渐走入熙攘的日子。

先是老大结婚，很自然的，结在亭子间里。老邻居都说，这个亭子间有喜气，作过多少回新人的房间。这样，二娘娘重新移下去，和阿四头一同住汽车间，她已经是当年老太太的年纪了。老三移上去，与父母同住。下一年，孙子出生了，由二娘娘带了在汽车间睡。再过一年，老二顶替父亲返沪，汽车间里又多一张床铺。这就有些挤了，但格局还基本保持原状，真正的大变动是下一年老二结婚。老二的意思是，老大

儿子已经生好了，应该轮到他了，所以能否让出亭子间，搬到汽车间。至于汽车间如何安置人口，则是下一步的问题。兄弟间、婆媳间的龃龉是免不了的，新账老账也要翻一翻，总算欧伯伯家中尚有余地，仔细衡量还可周转。最后的方案是，朝南大间一劈为二，老大老二各守一疆，阳台归一方，箱子间归另一方，没有偏倚，各得其所。老夫妻又一回住到亭子间，阿三下放到汽车间，与阿四头的床之间，拉一幅布帘。这样下棋般下了一盘，就又有三五年的安定。等阿四头到了结婚的年龄，阿三已经出阁，二娘娘老死，汽车间自然就归阿四头。

日子兴兴隆隆地往前过着，这一段的安逸，以及物质的丰厚，自然谈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其饱足，是欧伯伯生平中从未有过的，他不是一向拮据的吗？一向都需精打细算，用蝇头小楷记着家用豆腐账，每一分钱都有出处和去处。月底轧账，连小孩子扑满里的分币都要轧进去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头，进出项变大了，账还是要轧平，轧出来的数字有时让欧伯伯惊一跳，多么阔绰啊！会不会造孽了：冰箱，电视机，洗衣机，微波炉，鸭绒被；甚至，他们添了黄货：一对金戒指，老太婆的金项链和金手镯，每个媳妇新进门都有这么一套，小孩子出生则是一对金锁——孩子们

一结婚便独立门户。以欧伯伯的洞察世事，懂得防患于未然，以疏治亲。平时各自过各自的，逢到年节，或者有大事情，聚起来，吃饭和商量，事毕后，再散了，各自过各自的。实际是联邦制，欧伯伯依然为一家之主，却免去日常琐细的各类麻烦。这样的日子啊，想起来都要鼻酸，千秋万代一直过下去有多好！可是，天下万物都有兴衰盈亏，就是不知道缺口在哪一轮上。

国庆节，照惯例是要聚的，这一年，女儿一家在日本回不来，其余三家都到齐了。三个媳妇一并动手，在各自的灶头上烹煎炖煮，然后汇总到老夫妻的亭子间里。虽然汽车间的地盘要宽敞些，但不符规矩。亭子间再小，也是大人府上，按宁波人的旧法，每天早晚，小辈都要去请安的。如今新社会，上海又是新风气，平日就免了，但少数几个年节，礼数就不能坏了。所以，这一天，几个儿子要将棕绷翻起来，床底下的圆桌面拖出来，摆开，团团挤坐一圈。这才叫天伦之乐！冷盆热炒铺到桌沿，最终个个底朝天，也是令欧伯伯满意的，这才是吃饭！晚饭结束，人散去，棕绷放下，被褥铺齐，老太婆悄声告诉欧伯伯，今天那一道蟹糊大约混进了一只死蟹，所以极腥气，至今还堵在胃里，不时作呕。欧伯伯嘱咐老太婆不要再多嘴，蟹糊是二媳妇做的，二媳妇是老二从江西带回来的，

与他们家本就不大投契，对她就需格外谨慎。这也是欧家老夫妇治家的原则，亲严疏宽。老太婆当然按下不提，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化解。就从这天起，老太婆的胃口直落下去，什么都不想吃。有一夜，忽然急腹痛，送到医院，开始以为胆囊炎，再查下去，却不是，而是胰腺癌，并且到了中晚期。所以，事情的因头早已经有了，如此一来，回想那一段日子，安乐中就埋着隐患，变得危险了。

从住进院到最后闭眼睛，不多不少一个月。走的人没遭太大的罪，却将折磨留给了活着的人。借着一种应急反应的本能，欧伯伯挺过了最初的日子。他的脑子很清楚，情绪也是稳定的，亲自安排大小事务，分配给儿女们去落实。大殓过后，吃完豆腐饭，送走亲戚，全家人坐下来，商量欧伯伯怎么生活。四个儿女都说父亲跟自己过，欧伯伯知道，儿子多少是虚邀，不是说不诚心，而是碍了媳妇，就不大能有主见。女儿却是靠实的，已经拿好了户口簿，要去办护照签证。可是在欧伯伯的观念里，到女儿家里生活，不止自己没面子，也是不给儿子们留面子。再说日本那种地方，他可是在外白渡桥上吃过日本兵耳光的。欧伯伯要回了户口簿，随手翻了翻，看见老太婆的一档里写了“已逝”两个字，忽觉心上刺痛一下，几乎挡不住。刺

痛过去，欧伯伯复又坚强起来。他说，一切照老样子，各人过各人的。一来他还没老到不能自理；二来楼上楼下照应起来也是极方便的。宣布决定，且态度十分坚定，欧伯伯看出小辈们，包括女儿，都松了一口气。他不觉失望，倒有些想笑出来，心中暗暗骂一声：小赤佬，没良心！

就这样，欧伯伯让儿女们放心了。邻人或者亲友问起来，他们欣慰地回答：老头子还可以，还可以！连欧伯伯都以为自己“还可以”。丧事的热闹平息下来，日子又一天一天往下过着。欧伯伯一个人吃一个人睡，儿子媳妇时常过来问问，捡些衣服去洗，送一碗新做的吃食，所以也并不寂寥。到了晚上，电视机开着，两个人不觉着，一个人的时候反显得格外喧哗。喧哗中，欧伯伯会想，过去没电视机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？那时候，谁家有一架收音机就很得意了。静夜中，有声音在天空下穿行，嗡嗡的，不怎么真切。倘若从外边走过，恰巧收音机又放在窗下，就可见窗帘布后面晶体管一闪一闪。那时候呀——欧伯伯忽又感到刺痛袭来，他其实一直小心地躲着，可还是迎头撞上了——那时候有老太婆啊！欧伯伯似乎方才意识到老太婆不在了。老太婆不在了的事实，是渐渐浮出水面的。刺痛的感觉不那么容易驱走了，而是滞留下来，

并且一回比一回留得久。欧伯伯伤心地想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？有了再没有，还不如一起初就没有呢！可是，有没有又不是由自己作主的。这些疑问实际已经是哲学的命题了，可是在这里，却是每一个日夜的现实。

欧伯伯忧郁下来，他的眼睛时常含着泪水。要是能够放声大哭一场，也许就会轻松了，可又哭不出来。好像那一份伤心非要在身体内折磨他，不肯被释放出来。有几次，欧伯伯做了哭泣的梦，真是伤心啊，却又有一股子暖和，他纵情地哭着，哭到醒来，发现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，无比压抑。反过来，有时候他在笑着，多半是电视里的滑稽节目，用宁波方言说着趣话，说着说着就下道了。止不住就要笑，奇怪的是，眼泪却流了出来。欧伯伯擦把眼泪想，他真是做不成人了，哭，哭不好，笑，笑不好，大约死到临头，要跟老太婆去了。

这一日，欧伯伯很郑重地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。桌子上摆了一扎钞票，让儿子们去做墓，做一个双穴的，说，老太婆先不要移动，还是在骨灰堂原处，等他走了以后，一并迁过去。再又进一步交代，在他闭眼睛的七七四十九日内办事，趁了丧假，一鼓作气结束掉；否则，就必要捱到冬至不可；冬至那一天，要

是逢双休还好，可谁又说得准呢？平常日子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大人要请事假扣工资，小孩子也要请假，功课拉下了，心也要野的。欧伯伯说一句，儿子们应一句，在外人听起来是要觉着滑稽，但这一家小辈受管教惯了，十分驯服，所以并不以为荒唐。听到后来，还都伤感起来，以为老头子马上就要走了，几乎垂泪。欧伯伯却十分镇静，甚至胸襟开阔起来，多日来的郁结散开了。

按着父亲的布置，儿子们分头动起来。女儿在日本出不上力，就出钱，将短缺处统统补足还有余。每一笔支出，大至墓地，小至跑腿时喝去的茶水，全到欧伯伯这里来登账。欧伯伯的豆腐账本又打开了，距离中断的日子，已有一年整。看着帐本上的日期，欧伯伯哀戚地想，叫是叫老太婆，其实老太婆终年才六十六，自己虚长一岁，六十七，应该还有的活了，无奈天不享年，心中十分的不甘。在这时而振作、时而消沉的心情中，墓做好了，日子又过去半年。是期然，是不期然，欧伯伯生病了。全家都吓一大跳，想老头子简直成了神仙，揣得出天机，将事情做在了前头。一边忙着服侍病人，一边暗中准备后事，女儿一家人都乘飞机赶回，和一年半前为母亲送终时同样，全到齐了，围拢在父亲床前。欧伯伯睁眼看一圈，又